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东汉开

薛振宇 著



三秦出版社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- 秦朝开国演义
- 西汉开国演义
- 东汉开国演义
- 西晋开国演义
- 隋朝开国演义
- 唐朝开国演义
- 宋朝开国演义
- 元朝开国演义
- 明朝开国演义
- 清朝开国演义

ISBN 7-80628-087-1



9 787806 280874 >

ISBN7-80628-087-1/I·24 定价: 15.50 元

薛振宇 著

东汉开国演义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三秦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6 号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东汉开国演义

薛振宇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
电 话 (029) 7264325 726380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5.125
字 数 342千字
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8-087-1/1·24
定 价 15.50元



出版前言

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历经十多个统一王朝。其间出现的英雄人物难以数计，而各王朝的开国帝王，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。这些开国帝王，生于乱世，明了天下大势，颇能识人，身边自然围绕着一群能谋善断的智星、敢作敢为的好汉，征南闯北，指东打西，开创了一朝天下。大凡各王朝开创时期，因经过战乱，君臣上下都较为清醒，政治比较清明，能够体恤民力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吏治比较严明，各级官吏尚能廉洁奉公。人民有了较宽松的生活环境，生产得以发展，社会稳定。因此，各开国帝王，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为了用文学作品集中再现各王朝开国创业的过程，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，增强民族自豪感，我们组织了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。

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选取自秦朝以来的十个封建统一王朝，即秦、西汉、东汉、西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分为十种，作两辑出版。第一辑五种选取古人作品，为《西汉开国演义》、《唐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元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明朝开国演义》。这些作品，集中刻画了各开国帝王的英雄形象，描写了他们

开国创业的历史过程，富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。但由于作者时代和立场的局限，书中也夹杂有君权神授等封建迷信的思想内容，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。第二辑为《秦朝开国演义》、《东汉开国演义》、《西晋开国演义》、《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清朝开国演义》五种，因没有选到合适的版本，我们组织作者撰写，力争文情并茂，能引人入胜。

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开发历史题材的一种尝试，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

目 录

- 楔 子 (1)
- 第一回 愁绪幽情困赤子 (9)
玉弓竹箭慑群豪
- 第二回 大夫黯然辞帝阙 (25)
小贩懵懂赴宫门
- 第三回 人事变幻沧桑改 (42)
故都十年又重游
- 第四回 绿水青山聚俊彦 (59)
远见卓识惊四座
- 第五回 怒挥老拳惩恶少 (71)
且代苍天问不平
- 第六回 龙腾虎跃来怪客 (84)
地覆天翻现孤臣
- 第七回 孤臣忠义弃尘世 (95)
君子诚信入牢笼
- 第八回 钟情侠女救刘秀 (108)
仗义吴汉杀贪官
- 第九回 遵时养晦事黄土 (121)
守诺见情拒红妆

- 第十回 旧约未践闻噩耗 (133)
新盟待缔惊艳容
- 第十一回 宛城谋事泄天机 (148)
舂陵聚义展宏图
- 第十二回 抛尽浮财吞天志 (160)
舍却残躯怜弟心
- 第十三回 伟策雄才联下江 (172)
妙计奇兵克甄阜
- 第十四回 私心忌才排英俊 (185)
堂皇择主立平庸
- 第十五回 百万大军下昆阳 (195)
十三勇士搬救兵
- 第十六回 舍生忘死守孤城 (203)
赶尽杀绝督众军
- 第十七回 荒村小憩逢王霸 (215)
昆阳血战显英雄
- 第十八回 挥师征北闻兄丧 (228)
奉旨入宛拜君皇
- 第十九回 慷慨赴死豪杰泪 (240)
韬晦求生帝王谋
- 第二十回 逆境刘秀迎双喜 (251)
末日王莽演疯狂
- 第二十一回 赴洛阳英才归附 (262)
渡黄河铁锁挣脱

- 第二十二回 片言悟主谋大位 (273)
一德格天涉坚冰
- 第二十三回 集思广益脱困厄 (286)
严明军纪挽民心
- 第二十四回 王郎负隅断生路 (298)
文叔自强绝长安
- 第二十五回 苗谢授首消隐患 (312)
铜马归心壮声威
- 第二十六回 兵败绝岗来紫气 (321)
身落危崖遇故人
- 第二十七回 战洛阳寇恂扬威 (332)
驻鄴邑刘秀登基
- 第二十八回 仁心恕道收朱鲋 (343)
宝马香车迎玉人
- 第二十九回 绿林分裂长城坏 (353)
赤眉流亡大业崩
- 第三十回 宋弘守义拒皇婚 (362)
冯异定计降赤眉
- 第三十一回 两帝遨游择圣主 (371)
一雄踞露奸谋
- 第三十二回 众叛亲离隗嚣危 (382)
敝履荣华严光狂
- 第三十三回 桓谭遭谪反讖纬 (392)
寇恂行义免兵灾

- 第三十四回 落门一战成千古
灵棚万里到洛阳 (403)
- 第三十五回 公孙述屡遣刺客
刘文叔连失爱将 (412)
- 第三十六回 将军勇悍夷公孙
君皇仁德服蜀地 (421)
- 第三十七回 庆一统大封功臣
图安定且收兵权 (431)
- 第三十八回 明察度田黜猾吏
中兴社稷思贤臣 (442)
- 第三十九回 强项董宣受重赏
赤心马援遭奇冤 (455)
- 第四十回 身登岱宗天地小
魂归极乐江山长 (469)
- 尾 声 (478)



楔子

莫怪葫芦依样，漫夸生面重开。戏将柔翰寄闲杯，小技雕虫无碍。

总是稗官野史，不须班马奇才。梨园次第尽推排，多少英豪宛在。

——调寄《西江月》

前几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扯絮搓绵，把个彭城雕砌成粉妆世界，此时云破月现，雪光映着月光，越发显得玉宇无尘，仿佛一大块晶莹澄澈的水晶玻璃。

没有一丝儿风，奇寒，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或清亮或沙哑的狗吠，把这隆冬的夜衬托得更加沉寂。

一位青衣老人踏雪而来，他步履从容悠闲，似乎万事不萦怀，但脸上的神情却分明是一种急切，一种渴慕，以至于眼前这皓月当空、白雪千里的壮美景色也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。

他，大汉朝光禄大夫龚胜，为官多年，克己奉公，鞠躬尽瘁，已有十年不履故土了。十年呀，十年不曾聆听恩师的谆谆教诲，如今的恩师，是否还健朗如昔？

转过一道山弯，眼前是一条小河，九曲回环，蜿蜒蜿蜒向南而去。龚胜沿着河堤朝前走出几里，突听到一缕若有若无的

琴音在耳边颤悠悠地回荡，缥缥缈缈，仿佛从天际飘来。龚胜精神一振，立即加快了步伐。

小河对岸傍山临水的河滩上，饶有情趣地点缀着几间小巧玲珑的房舍，茅檐土壁，槿篱竹牖，推窗便可垂钓。四面都是芦苇掩覆，一座竹桥横跨小河，接通两岸。房内烛影跳荡，琴声便是由房内传出的，时缓时急，配合了烛影吞吐的节拍，倒像极了烛在跳舞，而琴在伴奏。

龚胜在桥边站立片刻，然后缓步走上竹桥，竹桥“吱哑”一声，琴音便也停了，余音淡淡，徐徐回归天际。

竹门无声无息地开了，皎洁的月光倾泻入室，一团清晖笼罩着一个颤巍巍的身形，那人高大傲岸，一头白发却又目朗似星，银髯及胸，广袖飘飘，当真是仙风道骨，飘逸出尘，令人不自禁地便联想起偃蹇的寒松，纵然已久历岁月，饱受风霜，然而丰标自在，仍不是灼灼争妍的桃李所能比拟的。

龚胜一阵心潮激荡，轻轻叫道：“恩师！”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，这一声“恩师”却仍饱含孺慕之情，似游子骤见父母，霎时间无边往事充盈心头，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书声琅琅的长安太学。

长髯老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君宾呀，很好，很好，西京繁华纷扰可厌倦了吗？”

龚胜一怔，恭恭敬敬拜了下去，道：“恩师知我！龚胜的一思一念，无不在您意料之中。”

长髯老人将他搀起，携手入内。

房中烛影摇红，入目是一张木床，床前安置着一件鎏金几案，面绘鹿草叶纹，下有四铜马腿。案上是一具瑶琴，琴身陈旧，显是古物，琴尾刻着两个篆字“凤尾”。两人落了座，便有一个小童奉上茶来。

长髯老人道：“为师近年来心情日趋平淡开朗，早已摒弃了酒肉那等狂烈之物，每日里只以清茶淡菜裹腹，于修心养性，大有裨益。你不妨也试一试。”

龚胜端起茶杯轻吮一口，但觉清气满身，便叹道：“恩师乃是达人高士，落叶穷通，浮云生死，自可享得这等清福；弟子却只是凡尘俗世中一碌碌庸才，案牍劳烦，杂务缠身，恐怕此生只有羡慕和喟叹的份儿了。”

长髯老人笑道：“明白了——如此说来，你虽已厌倦官场生涯，却不甘心就此放手。”

龚胜苦笑道：“大势所趋，即使是圣人在世，也不能违背，势来时企图摧毁，未必能损它分毫；势去时意欲补救，未必能力挽狂澜；然而孔子明知大道难行，仍不肯随波逐流，而是风餐露宿，周游列国，与大势相抗争，于恶浊中疾呼仁义，独标清廉，那也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尽人事而安天命罢了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我平生所收弟子无数，可以称得上桃李满天下，最得意的却只有两人，一个是你，另一位则是蜀郡杨雄。杨子云，论学业，杨雄要比你强一些，性格却柔儒得多了，明哲保身，识时顺命。记得当年在长安太学中，他就时常说：‘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。’这种处世之道虽不免有软骨之嫌，但也有他的道理，连孔子都说‘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’。杨子云乃一代名儒，奉行先圣遗规，自也怪不得他。而你龚君宾却是个一身硬骨宁折不弯杀身以成仁的志士，然生于乱世，结局是颇为凄惨的。这话，你明白吗？”

龚胜点头道：“弟子明白。”苦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弟子原也没对寿终正寝抱太高的期望，如今更是想都不敢想。”

长髯老人不动声色地望着他，说：“大汉时局当真乱到这等地步了吗？”

龚胜道：“自从永光四年恩师弃官逃名，归隐山林，到如今已有43年了吧？”长髯老人捋须微笑：“记不清了，好像不少于这个数。”龚胜道：“43年来，朝中已换了四位天子，孝元帝在位16年，竟宁元年驾崩。继位的是皇长子刘骞，在位26年，绥和二年弃世，谥孝成帝，庙号统宗。接着登基的是孝哀帝。4年前当今天子即位。40多年来，大汉皇朝一天比一天衰颓，上自天子，下至群臣，谁都承认时局坏乱，吏治日渐腐败。孝元之世纲纪失序，成帝时外戚专权，把持朝政，挥霍无度；哀帝时情形更加严重，吏治败坏，风俗浇薄，百官群职旷废，奸轨放纵。与此同时，土地集中，越来越多的百姓失去土地，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流亡人群，哀帝之时，谏议大夫鲍宣冒死上书，概括了‘七亡七死’，道出了百姓所受的苦难。他说：‘凡民有七亡：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；县官重责更赋租税，二亡也；贪吏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强大姓蚕食无厌，四亡也；苛吏徭役，农桑失时，五亡也；部落鸣鼓，男女遮避，六亡也；盗贼劫略，取民财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：酷吏毆杀，一死也；治狱深刻，二死也；冤陷无辜，三死也；盗贼横发，四死也；怨仇相残，五死也；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；时气疾疫，七死也。’有一句话说得更加大胆，造成这七亡七死的总根源乃是天子昏庸，百官贪婪。”

长髯老人击掌赞道：“这位鲍宣倒真是胆大包天，好气节！”

龚胜神色黯然，道：“鲍兄与弟子志趣相投，结为知交，他素有刚直之名，孝哀皇帝也了解他的性格脾气，因此，他虽无礼冒犯，孝哀皇帝并未特别降罪，只不过骂了他一顿而已。可是鲍兄的倔强脾气，终于得罪了当朝权臣，两年前被无辜下狱，不久便身首异处。”

长髯老人问道：“想来他得罪的这位当朝权臣，就是名满天

下的安汉公王莽了？”

龚胜双眼一亮，道：“恩师这一问可说是露底了，您表面上息隐林泉，其实心中还是记挂着朝廷风云。”长髯老人微笑，不置可否。龚胜继续道：“您说得不错，那屈斩鲍宣的权臣正是王莽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我还在长安时，曾见过王莽一次，那时他年方3岁，已有些特异之处，其父王曼早丧，其姑元帝皇后王政君怜他孤苦，将他接养后宫，我一见到他便失魂落魄，料知此人将来翻云覆雨，必成器局。更加上朝政日非，分崩离析之势已无法挽回，这才挂冠而去，来到彭城。”龚胜心道：“原来恩师归隐，还有王莽的原因，这可真是出人意料。”却听长髯老人问道：“这王莽后来的所做所为是否应了我与他初次见面时的判断？”

龚胜道：“正是，王莽自幼勤学，拜名儒为师，与饱学英俊之士交游，事母及寡嫂极孝，赢得了极好的声誉。24岁即被任为黄门郎，迁射声校尉，30岁继承朝廷追封其父王曼的新都哀侯爵，并升迁为骑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他在名士、官僚中广为结交，为他鼓吹的人越来越多。他常亲奉羊酒去慰问其侄之师与同窗，还特地为长子和侄儿同日完婚，婚宴上数次离席，声称去为生病之母服药。这些举动都为王莽赢得‘贤’、‘孝’之誉。王莽曾买一侍婢，怕别人说他同其他一些士大夫一样好色，又连忙表白：听说将军朱博无子，这侍婢是为朱将军买的，当天就把侍婢送给朱博。由于他潜心买誉，在乡里也名声日增。比如说，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一奴婢，王莽竟逼其子自杀抵命，在这绞杀侍婢如同儿戏的皇亲官僚圈内，王莽此举，自然引起极大震动，许多人上书为他歌功颂德，38岁上，便被擢为大司马，继其叔王商、王音、王根之后而辅政。”

长髯老人叹道：“名心盛者必作伪。龚胜，你是我得得意弟子，独得我相人之学，难道竟看不出王莽的最终图谋吗？”

龚胜道：“弟子惭愧。那王莽相貌阔口短颈，突眼红睛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目高近顶而分得极开，正所谓是鸱目虎吻豺狼之声。按恩师当年所授，这种相貌的人少恩，而有虎狼之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。弟子愚昧，初识也被王莽那些标新立异矫揉造作之举蒙蔽，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，直到孝哀皇帝驾崩，弟子才看出他的虎狼之心。”

长髯老人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从哪儿看出的呢？”

龚胜道：“哀帝无子，驾崩后，王莽以大司马掌朝政，便与孝元皇太后决定立中山王为帝。中山王为元帝之孙，生未满月即患膏病，5年前9岁的中山王被推上帝位，便是今上，72岁的孝元皇太后，也就是王莽的姑母，临朝称制，这一老一小只得把朝政交付给王莽。王莽大权在握，便积极培植党羽，铲除异己。为了防止与王氏外戚为敌的其他外戚坐大，他竟不准当今皇上之母卫氏入京。王莽之子王宇看不过去，为卫氏说了几句好话，竟被王莽处死，连怀孕的儿媳也在产子后被杀。王莽排除异己，先后杀害了前将军何武、左将军公孙禄、谏议大夫鲍宣兄，排挤的更是不计其数。并将自己的心腹甄丰、甄邯、平晏、刘歆、孙建、王寻、王邑、王舜等分别委以重任，朝廷上下从此皆为王莽所操纵。后来更是加封为安汉公，位在三公之上，他俨然以周公自比。去年，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13岁的当今皇上为皇后，而他则装模作样推让了赏赐的新野田两万余顷。一时间颂声交作，王莽美誉已是如日中天，比之周公辅成王时要强得不可以道里计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是呀，如果王莽见好就收，知足为乐，定可被视为一代贤臣，媲美先圣，不逊周公，千载以后，仍被涂上

一圈圣洁的光轮。”

龚胜叹道：“但王莽又怎么可能见好就收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当然不可能，王莽篡汉，已成必然，只争迟早而已。”

龚胜大惊失色，道：“篡……篡汉！这……这……王莽真有胆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！”

长髯老人扫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是把王莽的野心料得小了。”

龚胜低头道：“倒不是料得小，而是不敢想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不过你也不必把此事看得过重，近年来西域传来的佛教中宣扬因果报应，说道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为师细加推敲，深以为然……”

龚胜插言道：“王莽屈杀忠良，何来报应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怎么没有报应？其实王莽的报应早就来了。为了争权夺利，他骨肉相残，以长剋幼，连杀二子，这报应还不够惊人吗？只不过他自己犹未察觉而已。况且，王莽若篡汉成功，自有他成功的道理，汉若被篡，自有被篡的原因。汉室腐弱，如轻易易被篡，对黎民百姓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总比兵戈四起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要强得多。而王莽篡汉成功，对他本人也不见得不是坏事，岂不闻树大招风，物极必反，万物安于知足，死于无厌。”

龚胜一呆，直觉得心头陡然一亮，旋即又为浓云笼罩，拨之不开。他沉思良久，抬头道：“恩师之言，高深莫测，弟子恳请恩师详加解说，以开茅塞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汉室已衰颓了，武帝时的强盛，昭帝以来的‘中兴’，已成昨日黄花，而且日甚一日，民不聊生，盗贼四起，